

文/彭渤

## 师大 10 年记



**本文作者** 彭渤,湖南师范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教授。图片为本文作者。

**栏目主持人** 马臻,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副研究员。电子信箱: zhenma@fudan.edu.cn。

在人生的旅途上,一路走来,我们需要定期打开行囊,减轻重量,然后继续前行。在这个行囊中,需要珍存的是美好的一切,而需要抛弃的是不快乐的记忆。

2002年5月14日,是我从原单位开出商调函的日子。也就是这一天,我正式加盟湖南师范大学。今天,屈指数来,整整10个年头。10年转瞬即逝。但人生又有多少个10年?因此,10年值得回味,值得总结,值得纪念和珍惜。

师大的10年,是汗水胶结眼泪的10年。无论怎样控制自己的思绪,怎样忘却应该忘却的不快,抛弃自己原先的学术方向、丢弃好不容易积攒起来的学术资源,而转向一个陌生的世界和不知深浅、毫无头绪的研究领域,如同尖刀刺心、牛刀割肉般地疼痛和无奈。这种感觉也许无人可以体会得到,但我希望我亲爱的朋友不要重蹈我的覆辙。那一年,我刚从丹麦回来,一个在矿山工作的老朋友找到我,让我为他们矿山的就矿找矿做点工作。我们一起多次商讨,在长沙五华宾馆拟定了合同初稿。签合同之前,矿上几次来人与我商谈,有一次来了十几个人,到我所在的实验室考察。因为是老朋友,我多次接待他们,希冀能够与他们继续合作。可是,签合同同时,矿厂董事长一句“在师范大学怎么也可以做这个?”让我的心跌入冰窖。从此,我知道,要么调走,要么改变自己的研究方向,否则,不可能拿到课题。由于朋友的帮助,我与师大的工作合同到期时,中国科学院一研究所、国内两所著名大学都向我抛出

了橄榄枝,我确实有调走的念头。但考虑到小孩上学问题,家人又不愿意离开长沙,特别是在我人生最低谷的时候,师大接纳了我,又让我住进了150m<sup>2</sup>的新房。为了感谢师大的知遇之恩,我放弃调动的念头而选择了改变自己的研究方向,开始在一个全新的陌生世界打拼和奔撞。这其中的艰辛和痛苦,无异于丢弃了孩子的母亲,撕心裂肺,空空荡荡。

师大的10年,是艰苦奋斗的10年。来到师大,我首先面对的就是查不到有关外文文献。而对于一个科研工作者,不能及时阅读到国际刊物的文献,无异于瞎子摸象地迷茫。因此,刚开始那几年,我通过自己的学生和朋友,在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、贵阳地球化学研究所获得有关外文文献资料。每次去广州、贵阳开会或出差,我第一件事就是要到这2个研究所的图书资料室去查文献。幸好这2个研究所的图书馆都有我的朋友,因而我每次都能如愿以偿。每次出差回来,只要带回满袋的文献复印资料,就有一种无比充实、无比丰收的感觉。2007年至今,由于朋友的帮助,我能够在中南大学图书馆阅读和下载有关外文文献。如果课不多,基本上1个月去1次。就这样,基本解决了科研中阅读外文文献的难题。

2005年,我申请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获得批准。我知道,有我的朋友在默默地帮助我、关照我,才使我申请的黑色页岩风化课题获得资助。这给我这个孤独的旅行者带来了一线新的希望。当时,带着3名研究生和2名本科生,就开始了这个课题的研究工作。从野外考察到室内分析,他们是我真诚的合作者。由于他们的合作和努力,特别是由于他们的聪明才智,这个课题较圆满地完成了各项研究任务。已在国内外刊物上发表论文24篇,其中SCI论文5篇,EI论文3篇,ISTP论文4篇。美中不足的是,有1篇重要的论文还没有被国际刊物接收,仍在继续努力之中。

师大的10年,是孕满收获的10年。来到师大,我给学生上的第一门课是与我专业毫不沾边的《房地产开发与评估》。后来又上《灾害学》、《环境学概论》、《城市

环境分析》,再后来才开始上与自己专业有点关联的课程:《地质学基础》、《自然地理学》、《矿产资源学》、《环境地球化学》、《科技论文写作》、《地球科学进展》等。平均1年开1门新课。而且为了学院创收,我服从安排到桃江、安化、麻阳、吉首等近十个县市的国土资源局,为学员讲授《矿产资源学》、《地质学》等课程。

在上课和野外实习的过程中,我得到了学生的认可,一些学生主动找到我,要读我的研究生。这是我莫大的满足和收获。在上课的过程中,我不断地了解学生、认识学生,调整自己教学方法,也提升自己,实现自己的价值。一些县市国土局的学员听了我的课后,在工作中遇到问题,又单独将我请去,为他们解决一些具体问题。一些学生,在我的指导下,进入中国科学院、北京大学等学术机构读研究生。其中最让我欣慰的是,1个学生在激烈的竞争中,获得了全额奖学金,到瑞典Linneaus大学攻读博士学位。这当然是他自己努力的结果,但我有理由为此感到高兴和自豪。特别是,每当学生来信告诉我,他的论文被某某刊物接收了或在某某刊物上发表了,我如同喝了蜜汁,心中孕满甜美和祝愿。祝愿他们走得更远、更高。

2009年,我承担的第一个基金课题取得的成果获得湖南省自然科学奖二等奖。贵人相助,使我获此殊荣。这算是对我这个孤独的旅行者的奖赏。别人说,如今科研评奖,都要找评委送礼打招呼。以自己的人格作担保,我没有找过一个评委。那年3月,我提交材料后,就准备出国;7月份,我去了澳洲;9月份,我在网上得到初评的信息;10月份,我仍在国外,相关部门就公布了获奖项目。这是我在师大10年的一大收获。借此,我要特别感谢那些在背后默默关心我、鼓励我、支持我的朋友和同事。

师大10年,是艰苦奋斗的10年,是孕满收获的10年。更是朋友帮助我、关心我、支持我的10年。在纪念师大工作10年之际,我要向所有关心我、支持我、帮助我的朋友、同事、学生,致以深深的谢意!

(责任编辑 陈广仁)